

解构现代性的原生家庭共时意象

——以《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为例

何 兵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威海 264504)

[摘 要]美国女作家塔拉·韦斯特弗的自传体小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在对主人公塔拉艰辛成长的自述过程中巧妙呈现了20—21世纪之交美国中西部保守社会的图景,对隐藏在现代性外衣之下的原生家庭进行了彻底解构,深刻揭示了美国中西部社会在“现代性”表象下的保守性与矛盾性。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不仅是表面的痛苦与不幸,更是暗含着一层深刻的意象隐喻,由此体现出了作者对“现代性”的深层次理解与批判,为现代女性的自我救赎提供了一条新道路。

[关键词]《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共时意象;原生家庭;创伤;救赎

[中图分类号] I712.074;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6)01-0196-03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6.01.066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是美国历史学家、女作家塔拉·韦斯特弗于2018年出版的一部自传体小说。该书一经上市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思考。目前国内对该小说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女性主义、成长视角及福柯式解读,却极少有从现代性解构层面上进行阐释。

小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中,塔拉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家庭暴力、不断被灌输各种扭曲观念的家庭中。父亲是一个虔诚的摩门教徒,信奉“末日论”,生活在现代社会中却拒绝现代化的生活。受哥哥泰勒的指引,塔拉最终通过自学考上大学,逃离了带给她创伤的原生家庭,结束了身体与精神被双重奴役的命运。本文旨在通过讨论韦斯特弗笔下的原生家庭共时意象来揭示光怪陆离却又貌似合理的极端教徒式的部分美国社会,探究作者对美国中西部原生家庭矛盾照进现实的独特“现代性”解构、批判与理解。

一、原生家庭共时意象的解构目的

韦斯特弗的创作目的并不是指出“现代性”发展的必然性,而仅仅是在带有某种偶然性的自传文本中追忆自我救赎的历程。韦斯特弗在《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中顺便揭露了美国中西部“现代性”外衣下的各种非现代的符号、习俗与幻境,但她并非是在撰写一部社会学或人类学报告。相反,作者的叙述保持了个人的视角与非客观性,将诸多片段糅合在了看似无目的性的多层空间自传中,从而使得读者在跟随塔拉成长的过程中,逐渐感受到原生家庭对个体精神的深刻影响,以及个体在逃离与救赎中的复杂心理变化。这种共时意象的解构,既是对极端教徒式家庭的批判,也凸显了“现代性”的可笑,以积极的原生家庭自我救赎为掩护,彻底解构了美国中西部社会的“现代性”。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里的原生家庭共时意象构建了三重空间,从三重主观精神世界出发共同完成了解构的任务。其一,塔拉的家庭空间,作为最基础的层面,直观地展现了原生家庭的压抑与束缚,是创伤的直接来源;其二,以极端

的父权制来隐喻现代性范式下家庭伦理的癫狂,即借助家庭内部的矛盾冲突,映射出社会主流价值观与边缘信仰的激烈碰撞;其三,作者以主角的自我救赎隐喻对现代性的解构,通过塔拉的成长历程,揭示了个体在极端环境下的自我觉醒与抗争。这三重空间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塔拉的个人成长历程,使得《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中的原生家庭共时意象不仅是对家庭内部矛盾的揭露,更是对现代性社会深层次问题的深刻剖析与批判。通过这样的解构,韦斯特弗不仅为自己找到了自我救赎的道路,在为读者带来震撼的同时,疯狂地解构了所谓的“现代性”原生家庭概念,同时也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二、父权制下原生家庭的压抑意象

在传统的家庭社会体系中,父亲代表着绝对的权威,他们用一套完整又强大的男性霸权话语为女性编织了一张无法逃脱的网,并经常使用语言暴力和身体暴力将女性牢牢地束缚在内,而精神的洗脑和操纵又使她们不断地否定自身价值。因此,长期处于弱势群体的女性更多的是选择屈服于他们的权威,最终成为了社会的边缘化群体。小说中,主人公塔拉生活在一个宗教和父权制双重压迫下的家庭中,患有躁郁症和偏执症的父亲将自己极端又偏执的信念灌输给每一位家庭成员,不允许有任何反对的声音。孩子们禁止去学校,没有出生证明,驾照到期了也不去更换,生病了不去医院,大部分孩子从懂事起就被撵到垃圾废料厂去干活。那里环境恶劣,机器简陋,身体被割破、压烂、断裂或烧伤的事件频繁上演。每当哥哥们哀嚎着冲进家门,父亲都只是平静地说母亲会治好一切。父亲的强权压迫和偏执思想经常让一家人伤痕累累,但父亲坚持将苦难视为一种上帝的赐福。“爆炸,烧伤,那是最高的精神荣誉,是上帝之力活生生的证明。”原生家庭对个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方式,它对孩子的人格形成和处事方式起着关键作用。受父亲极端又偏执思想的影响,哥哥肖恩有着严重的暴力倾向。

收稿日期:2025-6-20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民办教育协会2024年度规划课题(学校发展类)“民办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提升路径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CANFZG24406);2025年度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拉康理论视域下14—20世纪英国文学中‘他者’的多面镜像与中国形象变迁研究”(项目编号:25ZL20022300)。

作者简介:何兵(1986—),女,山东威海人,山东外事职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翻译研究。

他经常不分场合地称呼塔拉为“鱼眼睛”和“黑鬼”，面对这些绰号，塔拉大都选择了默默忍受。因为一旦她对哥哥肖恩的言语稍有反抗，对方就会立刻对其诉诸身体暴力。更为可悲的是，长期受制于父权制思想的母亲在面对儿子的暴行和女儿的遭遇时选择了视而不见。阿德里安·里奇认为：“父权制存在于以男性为主导的家庭社会的意识形态系统中，男性通过传统、语言、习俗、礼仪和劳动分工来决定女性的角色，并让女性屈于男性的统治之下。”塔拉的父亲认为女人不应该工作，她们的位置是在家里，抛头露面的女人一点儿也不端庄。因此，长期受父亲精神操纵的母亲则成了其虔诚的拥护者，过着“以夫为天”的日子。即使她知道丈夫的思想有误，儿子有暴力倾向，但她依旧固执地选择了顺从，让自己的灵魂和信仰皈依于丈夫，最终沦为父权制压迫下的受害者。塔拉对家庭成员的刻画使其试图将小说中的这些“曾经”活生生的对象物化为家庭暴力的工具，但主人公还是会因为情感的冲击而不由自主地将他们赋予感情与意识，这正是压抑意象的生成方式。

随着个体的成长，塔拉反对父权制的主体意识逐渐苏醒，她开始寻求自我价值，努力与原生家庭进行分化。自我分化是能够将自我从原生家庭中独立出来，拥有能够辨别和管理个人的情绪和理智的能力，其核心是个体与原生家庭之间的分化。塔拉的长大成熟和主体意识的凸显使她急切地想要与原生家庭和父权制进行自我分化，但这种分化是一个漫长又曲折的过程，反抗的主体可能会因为分化不足而被反复打压，进而陷入慢性焦虑中。著名的心理治疗专家莫瑞·鲍恩(Murray Bowen)认为：“个体与原生家庭的分化不足，在面对压力时就会产生强烈而持久的焦虑感。”混乱的童年给塔拉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她需要正视曾经的伤害，才能治愈因创伤而带来的极度焦虑和自我否定，获得内心的平静。当塔拉尝试与家人对话，希望肖恩为当年的暴行道歉时，父母却指责她无事生非，凭空捏造事实，认为她已被“恶魔附体”。曾经同病相怜的姐姐，本想与塔拉并肩作战向家人们揭露哥哥肖恩暴力倾向的真面目，却在最后关头因为自身利益而倒戈相向，否认自己曾遭受过暴力。在父权制社会，许多处于弱势群体的女性在利益面前缴械投降，她们甚至将父权制的错误理论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成为了维护父权制社会的帮凶。被家人质疑、辱骂和攻击，让塔拉陷入了痛苦和自我怀疑中，她甚至开始怨恨自己接受的教育，因为这是以失去家人为代价取得的。巨大的精神压力，让塔拉的精神濒临崩溃，患上了严重的梦游症，几乎无法继续学业。“我对家庭成员的记忆变成了不祥的控诉，我充满威胁，残忍无情，会将他们吞噬。”个体与原生家庭的分化不足，在面对质疑和压力时，会丧失自我认同感，成为自我分化中能力较弱的焦虑者。因此，想要走出因父权制压迫所带来的原生家庭的创伤并不容易，其道途艰辛又漫长。主体的记忆在痛苦与怀疑中交叠，家庭空间不再是空洞与冰冷的，反而具有了批判的意义。父权制原生家庭被赋予了超越其内在性和向外开放性的特征，从而帮助作者达成了对自我存在的完整理解。压抑的家庭意象忽视了人类的精神状况，而韦斯特弗却尝试着把这种意象放在现代性的家庭环境中进行解构，以一种自我剖析的开放态度努力与原生家庭达成情感共识，同时也是一次进行自我救赎的有力尝试。

三、自我救赎的突破意象

原生家庭的不足，将促使个人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去追逐自己曾经缺失的一切，努力治愈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而这也间接推动了个人的成长。混乱暴戾的童年、扭曲的家庭观

念，以及父母糟糕的养育方式等原生家庭的种种缺陷在给塔拉带来严重的心理创伤同时，也唤醒了她的反抗意识，促进了个体的成长发展，使得一直深受极端宗教思想和父权制双重压迫的塔拉想要极力逃脱这桎梏的牢笼。受哥哥泰勒的指引和帮助，塔拉开始努力学习，期望通过受教育走出原生家庭的困境。洛克曾在《政府论(下篇)》中提到：“父母没有任何理由把对子女的教育责任转换成为一种对其绝对的、专横的统治权。”父亲的专制和蛮横使得塔拉的学习之路并不顺利，因其偏执的教育观念，他总是阻止孩子们学习书本上的知识。“爸爸只要看见我在看书，就会千方百计给我找活干，也许他认为只要让我再分心几年，危险就会过去。”尽管父亲百般阻挠，塔拉还是靠着自学考入了杨百翰大学，迈开了她逃离原生家庭的第一步。自此，塔拉开始重新思考父亲曾向她灌输的教育观念，以及原生家庭根植在她内心深处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开启了塔拉的“自我觉醒”之路，把她从谎言和父亲的精神操纵中解救出来，开始治疗原生家庭的创伤。虽然要挑战父权制和原生家庭带给她潜意识里根深蒂固的影响并非易事，但塔拉依然克服了自己的心理障碍，努力重塑自我，实现了自我救赎。教育让塔拉摆脱了父亲的精神操纵和压迫，在重新认识自我的同时也找到了原生家庭悲剧产生的根源。“我觉察出我们是如何被别人给予我们的传统所塑造。我们为一种话语发声，这种话语的唯一目的是丧失人性和残酷地对待他人——因为培养这种话语更容易，因为保有权力总是让人感觉在前进。”突破是一切的目标，人总会在精神世界中寻找与实现自我存在的意义。对于韦斯特弗而言，人生的第一重意义并不是反思原生家庭为自己带来的影响，而是考察自我全部心理状态中的失常。只有通过心理失常的反思，才能理解人的精神本质。正是由于这种失常性，人才能把自己体现为能动的个体，才能理解作为环境感受的意象世界，进而突破意象到达彼岸。

教育也让塔拉开始重新反思与家人们的亲情关系。她想向他们诉说曾经受到的伤害，却被父母认为她已被魔鬼控制，是个危险人物，甚至有可能威胁家庭。此时，塔拉明白是时候与原生家庭决裂了。但割舍的过程充满了怨恨和不舍，激烈的自我矛盾冲突让她处在痛苦和崩溃的边缘。“回剑桥的第一个星期，几乎每晚我都梦游着跑到街上大喊大叫，然后醒来头痛连日不绝。”鲍恩认为：“家庭的个体成员所表现出的心理障碍与隐藏在其行为背后的深层创伤与情感密切相关。”因此，塔拉的心理障碍归根结底是隐藏在原生家庭背后的情感伤害。面对着岌岌可危的学业，塔拉终于抛开了以往被父亲灌输的偏执观念，明智地选择了求助于大学心理咨询服务。在塔拉陷入困境时，好在身边还有一直有向她灌输正确思想观念的导师教授、理解和关爱她的男友和同学，也正是他们的关爱才帮助塔拉走出了精神创伤，让她在充斥着谎言与背叛的原生家庭中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和鼓励。虽然被家人抛弃，但是对家庭温暖和亲情的渴求，使她每年都会返回巴克峰，遥望山谷中的家。她希望回家，但是却清楚地知道踏进家门的代价是什么。塔拉渴望的母爱是以那些心照不宣的协议为代价的——埋葬她的真实记忆和见解。家近在咫尺，却又无家可归。对此，塔拉却感到释然了。“我不再为旧怨耿耿于怀，不再将父亲的罪过与我的罪过权衡比较，我终于摆脱了负罪感，学会了接受自己的决定。”个体成熟和心理健康的标志，就是把自己的情感寄托从原生家庭中完全分化出来。虽然塔拉没能改变原生家庭，但是自我成长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改变，而这个过程就是教育，这也与小说的英文名字——*Educated* 相得益彰。教育促使了塔拉自我

意识的觉醒和个体的成熟,也使得她在激烈的自我矛盾冲突中完成了个体与原生家庭的情感分化,治愈了因极端宗教思想和父权制压迫所造成的原生家庭创伤,最终实现了自我救赎。主人公从人的活动性与创造性出发,解释了人对“现代性”文化进行超越的可能性,展现了人的主观创造性和世界客观性直接的关系。实际上,“现代性”丧失了从整体描述人的可能性,这一命题本身是不平衡的,只有像主人公一样具备主观精神,运用自身力量才能解构“现代性”,弥补原生家庭的裂痕。作者对自我觉醒之路的探寻完成了所需的三重意象并实现了自我救赎,这也是具有突破意义的第三重意象。

四、结语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为我们展现了作者运用自身潜力与创造力去实现自我完整与自我救赎的过程。无论是艰辛的成长经历,还是极端宗教思想和父权制的双重压迫,都不影响韦斯特弗完成对原生家庭创伤的现代性解构使命。通过教育来实现的自我重塑和救赎恰恰是个人最具有创造性的决定,使人能够从本能与无助中解放出来的力量来自于生存本身,因此创造性决定了作为人的本质。而对现代性原生家庭共时意象的解构对于鼓励现代女性勇于反抗原生家庭的桎梏,找寻自己的话语权,以及构建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同时期望人们关注深受原生家庭创

伤的现代女性的心理状况及生存之路。

参考文献:

- [1]刘淑玲,欧阳娜.《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之空间叙事研究[J]. 长春大学学报,2022,32(9):71-74.
- [2]Bowen, M. Family Therapy in Clinical Practice[M]. New York: Jason Arosen, 1987.
- [3]卢婧,曹莉莉.混沌理论视角下原生家庭影响力探析[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71-74.
- [4]Bowen, M. Family Therapy in Clinical Practice[M]. New York: Jason Arosen, 1987.
- [5]张志学.家庭系统理论的发展与现状[J]. 心理学探新,1990(1):33.
- [6]洛克.政府论(下篇)[M]. 叶启芳,瞿菊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 [7]顾悦.超越精神分析:家庭系统心理学与文学批评[J]. 南京社会科学,2014(10):138-143.
- [8]唐琳薇.《无声告白》中莉迪亚悲剧的必然性——从家庭系统理论视角[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3,36(21):196-198.

The Deconstruction of Modern Synchronic Imagery of the Original Family: Taking *Educated* as an Example

HE B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Foreign Affairs, Weihai Shandong 264504, China)

Abstract: In her autobiographical novel *Educated*, American author Tara Westover skillfully portrays the landscape of conservative society in the American Midwest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20th to the 21st century. Through the protagonist Tara's personal journey, she thoroughly deconstructs the nuclear family hidden beneath the facade of modernity, revealing the conservative and contradictory nature of American Midwest society under the guise of modernity. The trauma inflicted by the nuclear family is not just surface-level pain and misfortune but also carries deep symbolic implications, reflecting the author's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nd critique of modernity. This work offers a new path for the self-redemption of modern women.

Key words: *Educated*; synchronic imagery; original family; trauma; redemption

(责任编辑:范新菊)

(上接第195页)

The Cultural Violence and Resistance in *The Woman Warrior*

YIN Yan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40, China)

Abstract: Resistance is one of the themes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including women's resistance against patriarchy, ethnic minorities' resistance against mainstream culture, immigration laws, and history. The resistance in the novel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inese heritage of Kingston and the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literary cha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World War II, especially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This kind of resistance is not only manifested in the voices of various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but also in the form of the novel — the combination of autobiographical and Chinese legends, the combination of truth and fiction. The root of resistance comes from the physical, psychological, histor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pain experienced by unnamed women, "I", Yonglan, and Chinese laborers.

Key words: resistance; ethnic minorities; feminism; immigration law

(责任编辑:章樊)